



何冀平

殘疾人上舞台演出自己，也是絕無僅有。話劇開啟排練前，整個製作團隊隨着趙紅程一起坐輪椅走了3公里，視線降低到小孩的高度，任何路障都充滿危險，平時可以靈巧跳開的小路障，變成了稍不小心就會讓輪椅翻車的危難。全國大約有8,500多萬殘疾人，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六，公共場所中鮮見他們的身影，因為無障礙設施整體普及率很低，出行不便就是殘疾人群遇到的最棘手問題，劇名《請問最近的無障礙廁所所在哪裏？》來自趙紅程的經歷，她去看演出，詢問劇場無障礙廁所在哪？工作人員說：「你最好使用紙尿褲。」

開始與趙紅程合作，導演羅茜總是唯恐觸及了什麼令她不舒服，她是殘障人士，全組人總是想要保護她，不知道該怎麼跟她相處。在劇場排練中，一切無障礙通道都安排好之後，怕趙紅程久坐在輪椅上，腰容易累，特意給她準備了一個躺椅。當排練中需要說出一些隱秘而剖心的台詞時，考慮到她的情緒，特意為她準備了一個毛絨兔，分散她的精神。趙紅程非常聰明也非常努力，沒有給她什麼特殊照顧，直到所有人覺得，要呈現的就是一個正常人。從一歲殘疾，到讀完中學、大學、研究生，到有了愛情結婚成

家，對趙紅程來說，可算是事業有成、愛情美滿、自信篤定，在排練中，一直認為自己勇敢面對人生的趙紅程，意識到自己在迴避人的眼神。舞台上，燈光照着她，望着台下的無數雙眼睛，她在想，到底什麼才叫做正常？

最初看到劇本，趙紅程感到很驚訝，編劇陳思安和她聊了很多，很多話她並沒有講，但是劇本寫出了深埋在她心裏的，想說又不敢說的話，包括對父母、對朋友、對師長、對戀人，在公眾面前，分享她從童年、家庭、工作、生活，以至與性伴侶赤裸地交流和性愛，這些屬於個人的隱私，這是真實紀錄，還是因劇情需要設置的情節，分不清。趙紅程接受這個劇本，像跟世界上另外一個自己重合，作為殘障者、作為女性、作為孤獨人，那些無人可以理解的喜悅和痛苦，她從來沒有和人說過，而面前的劇本讓她覺得釋然和撫慰，我雖然不認識這位編劇，但她寫得好。

趙紅程說，每個人一生最終的歸途都是坐上輪椅，我只不過是比其他人早幾十年體驗罷了。我是在香港看到這台戲，在香港大會堂只演兩場，滿座、幕落，響起熱烈的掌聲，經歷了不知多少艱難的製作人沈璐璐，為香港人的支持和藝術節的慷慨而感動，我則為香港觀眾的「懂得」感慨。



鄧達智

自西域，並非中原或嶺南產物。

自小跟隨大人叫薩琪瑪為馬仔，一款香甜酥脆，童年以至成年皆喜歡的零食。印象最深刻是已拆卸元朗大馬路邊上的「冠元茶樓」，少時隨祖父下午飲茶，侍應巧妙地提起大銅水壺從高處斟水到茶盅，祖父亦巧妙地以兩隻手指夾着茶盅及盅蓋，將茶水斟到我們各自的茶杯。這絕活需待至從國外上課回香港後，居住中區，偶爾於陸羽茶室飲茶，才慢慢掌握好使用茶盅的技巧。

下午茶，不似早上飲茶吃多款不同類型的點心，而是夾在午飯與晚飯之間，一般情況為商家與客戶淺談貿易的時間，輕輕鬆鬆一盅兩件。「兩件」不一定是鹹點如上湯水角，也不一定要歸納甜點為新鮮出爐蛋撻，酸枝桌上圓形或方形雲石枱面，擺上不鏽鋼蓋兩大厚重玻璃瓶，裏面整齊陳列一為點綴以數顆

上中學後，祖父轉移下午茶陣地至「樂都餐廳」飲西茶，我先要一杯正宗的紅豆冰，西點雞批及熱狗於此領教。然而對馬仔的熱誠始終不變。上高中不久便被送到國外繼續唸中學，大學二年級聖誕節，家中傳來噩耗，一再

白天鵝攪仁馬仔

中風的祖父與世長辭，留下滿滿自小對他既敬畏又不缺溫馨的回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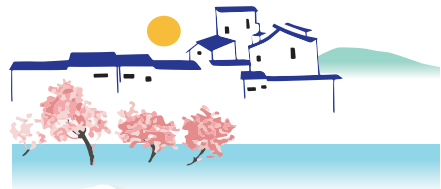
回流後，只要遇到外表看來漂亮的馬仔定不放過。馬仔作為受歡迎的點心，慢慢在超級市場見到工廠製的出品，試過未幾即投降，嫌棄口感不新鮮，甜之外香氣盡失，咬落不鬆化，自此放棄。多年之後在廣州老城區光孝寺前，路面不寬的馬路旁發現糕點小店，售賣種類不多，卻包含質感及香氣齊全的清蛋糕，既濃香且惹味的雞仔餅，還有久遠撒下幾粒合桃碎的馬仔。好一段時間，每次從廣州回港之前，特別跑一趟小店選購清蛋糕及馬仔回家孝敬仍然在世的母親。

母親仙遊，自己也踏入必須小心吃甜的歲月，就此將糕點小店留在昨天。

相熟的朋友清楚我愛旅行，途中亦喜歡品嚐不同地方特色食品。抗拒跟好友遠程同行，共處時間久了，定生磨擦，短程3天起5天止，也可接受。潮汕地區、馬來西亞檳城怡保馬六甲吉隆坡，過去幾年願意帶隊的地方。朋友起哄好一段時間，央我再帶隊出門覓食。這次選擇台山、開平、順德、佛山、番禺及廣州，一路吃得開心，直至最後一頓Brunch，決定去重新裝修後非常受歡迎的白天鵝賓館飲茶吃點心。點心紙上喜見馬仔，上桌驚艷程度只差未落淚，顏色、光澤與香氣平衡恰到好处。最感人，是久遠的攪仁撒滿馬仔表面。



●白天鵝賓館攪仁薩琪瑪。作者供圖



百家廊

祁雲枝

花椒樹下的童年

那株野生的花椒樹，就站在老家大門對面的墻坎上，村子裏的其它地方也有。都不高，叢生的枝幹歪歪扭扭，同樣歪歪扭扭的枝條上，布滿了三角形的尖刺。

我踮起腳尖，手指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尖刺裏摘花椒樹葉。風清，天藍，雲白，花椒特有的香味盤踞在鼻尖上，縈繞在我的麻花瓣和花棉襖上，這讓我覺得，自己也是春天裏一樹蓬勃的花椒。

奇數羽狀的小葉子，剛從黑灰的枝幹裏擠出來，油油的，嫩嫩的，在晨光裏泛出淡淡的紫紅，彷彿向我招手，彷彿迫不及待地要和麵粉去匯合，交織出一種想起來就要讓人流口水的、香噴噴的味道。我用三根手指捏住一叢花椒葉，往下拽。這叢葉子頑皮，枝條都被拉成了上弦月，依然不肯就範。我使勁一抻，椒葉是摘下了來，回彈的枝條，卻用它尖尖的刺，一下子劃破了我的手腕，滲出一排細密的血珠。

每次採椒葉都要被它劃傷，我已記不得這是發生的第幾次流血事件了。真討厭這刺，花椒樹怎麼就不學學身旁的白楊？白楊的樹皮和枝條多光滑啊！

多年後，我才理解了花椒樹，明白了它的無可奈何，也明白了它生存的智慧。因為天生低矮，它不得不想辦法對付矮個兒注定要遭遇的惡意，譬如豬馬牛羊等食草動物的

嘴巴，譬如人類的覬覦。它生出尖尖的皮刺和枝刺，就是為了護住樹皮、葉子和花椒啊。白楊、泡桐、楸樹、香椿、臭椿等高個子植物，它們從不擔心這個，自然，它們不必長刺。

花椒葉被我採回家後，椒葉鍋盔即將登場。我一直認為花椒葉是鍋盔裏天然的味精。椒葉鍋盔，是媽媽的味道。花椒葉洗淨切碎，加入已經發酵好了的麵團裏。麵團在母親的手下，被翻起來壓下去，壓下去又被翻起來，直到變成一個滑溜溜的大個饅頭，再用掌心壓平。母親拿出擀麵杖一邊擀一邊轉，麵團最後變成一個綠花花的餅胚。找來乾淨的木梳，像水墨畫家面對鋪開的素絹白宣，母親用梳齒在麵餅上作畫，橫、豎、撇、拉，一陣按壓，麵餅上便現出乾坤般的紋路。

麥草火溫柔地舔着鍋底，母親雙手捧起麵餅，「嘜」地一聲，攤放進鐵鍋裏。以手掌帶動麵餅，刺啦啦轉幾個圈，然後蓋上鍋蓋。

椒葉鍋盔的香味開始瀰漫。母親不時轉動麵餅，聽聲音辨火候，一旦得了指令，便「嘜」地一聲，給它翻個身，用竹籤撲撲撲扎一圈透氣孔。之後蓋上鍋蓋再添火，再轉、再翻、再捂。10分鐘後，一個香噴噴、綠花花的椒葉鍋盔出鍋了。咬一口細嚼慢咽，微麻、微辣，味蕾被溫柔撞擊，就像舌尖踩

着雲朵舞蹈。翩然舞動中，麝香激盪在唇齒間，迴旋在胃腸裏，隨後又打開了肌膚上的所有毛孔，全身舒坦。穿着斜襟大褂、梳着矮髻的奶奶，掰下一塊鍋盔放進嘴裏，用僅留上下門齒的嘴巴咂吧！很快，布滿皺褶的臉龐，笑成了一朵菊，直呼「饞得很」。

多年後回想起來，那綠茵茵的椒葉鍋盔，其實，是春天的味道、是媽媽的味道，也是童年的味道。

到了秋天，隱藏在綠葉和枝刺裏的花椒，被太陽刷成了紅色，火苗般點點秋風。我和妹妹摘下紅花椒，用線繩穿成串，掛在房簷下。風吹來，雪飄來，花椒們漸漸睜開紅眼皮，露出黑亮亮的眸子。

做菜、煮肉時，母親會從花椒串上揪幾顆下來。哪頓忘了放花椒，那飯菜必索然無味。花椒黑黝黝的籽兒也有用場。過年蒸花饅饅時，花椒籽就是麻雀、老鼠和魷魚兒的黑眼睛，亮晶晶的。

當年，我吃椒葉鍋盔時並不知道花椒竟是住在《詩經》裏的「椒」。男女良辰相約，女子竟送一捧花椒給男子，如此匪夷所思而芬芳的場景，便是「貽我握椒」。這花椒，自此成為我見過的內涵最豐富的食材。如果說，從鄉村走出的我，身上還保留着春天的味道，那麼，有一半是糧食給予的，另一半，則來自於草木的薰染。

終於與浣茜姐見面(之二)

正在使大家的臉上滴汗。

浣茜姐是舞台劇前輩，我自然要帶她到香港文化中心參觀。她們很訝異中心在沒有演出時仍然開放給公眾使用其空間，因為美國的演出場地演出前後是遊人止步的。

浣茜姐已有很多年沒有乘坐渡海小輪了。這次她首次與兒孫們一起坐在輪船上，大家都目不暇給地欣賞着港九兩岸的美景。雖然我自小乘坐天星小輪，但是每次坐在輪船上也很感恩——我感恩生長在這個漂亮自強的城市中與她一起成長。每當外地朋友們讚美香港獨特的景色時，我更感自豪。

到了港島後，我們從國際金融中心沿着海邊漫步，欣賞中環多幢地標式的建築物。我知道浣茜姐累了，尤其是她的腰部在兩個多月前曾動手術，又弄傷足部，要她走了半天路實是吃力。浣茜姐知道我想帶她多看香港，不忍掃我的興，即使雙腿已累，仍是面帶笑容，雙手抓着扶手半拉自己，半走上樓梯。我看在眼中，再次因為她對我的情義而深深感動。

即使這樣，我還是狠心地帶領她們到香港大會堂去。為什麼呢？因為浣茜姐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曾經在大會堂的音樂廳演出，包括她在《金玉滿堂》飾演孝天嫂、《明末遺恨》飾演馬金子，以及在劇院為《浪子回頭》《玻璃動物園》負責服裝工作。60年過去了，大會堂的布置依舊，當年在舞台上演繹一個又一個角色的浣茜姐今天重臨故地，浣茜姐心中自有一番感慨吧？到過大會堂後，我安心讓她返回酒店休息了。



●雷浣茜（左二）與女兒Bonnie、Tammy（左一和後站）和外孫女Sophie在香港大會堂留影。作者供圖



商山余發強

去旅行提防小偷(上)

有機會去旅遊是一件非常開心的事，早前自己去了幾天旅行，在出發前，看了一些有關旅遊的影片，其中給我看到一些非常震驚的畫面片段。

話說我們帶着行李出外旅遊，在旅遊期間可能買了很多不同的東西，有貴重的、有一些簡單的生活用品，本來放在行李箱內便覺得很安全，實際我們到機場櫃台辦理登機服務及把行李託運之後，你知不知道，原來這些行李已經進入了一個你完全無法掌控的危險地帶。

很多人以為行李託運之後就安全了，航空公司會幫你好好看管，但如果今天我告訴你，真正負責行李的地勤人員，雲集一些心懷不軌的「機場內鬼」，他們可能會躲在暗處偷偷盜竊你們的行李物品，你害怕嗎？當然我們也聽說過有些人在機場裏面進行不法行為，但原來他們當這種行為是家常便飯，所以有不少旅客拿了行李回到家中才發現，竟然裏面有些東西不翼而飛。

最近，網上流出了一條在外國機場託運行李中心內的閉路電視片段，裏面有多人用一些簡單的方法便可以把你的行李箱打開。有機場地勤人員說，這些「機場內鬼」下手通常只要幾秒鐘的時間，便可把你的行李箱打開，然後一件一件地不斷翻開衣服來找。原來他們盜竊只用一支原子筆就可以把行李的拉鏈打開，大多數都是布質料的，因為這些材料製造的行李箱在盜竊的人眼中是最容易下手的。而成為他們目標的東西是一些值錢的貴重物品，例如名牌包包、相機鏡頭、平板電腦、遊戲機等等，因為這些東西的體積通常比較大，形狀也很固定，伸手進去就摸到。當他們偷到手之後，很容易在二手市場上脫手變成現金。但可能你會想，為什麼電子產品不手提呢？可能手提行李過重，唯有把貴重物件塞進大型行李箱內。

如果下次你再去旅遊的話，要好好地分配哪些東西可以手提上飛機，哪些東西可以放進行李箱內託運。那麼就可以減低被「機場內鬼」盜竊的風險啦！

健陀羅守護人



項明生

隨着年齡的增長，我對物質的無止境追求開始生厭；隨着見識的開拓，我對精神修養的期盼與日俱增。無論我站在吳哥窟看日落、在越南的美山做瑜伽、在老撾龍坡邦供僧、在印尼峇里島的度假村放空、爬上婆羅浮屠看日出、到京都的清水寺賞櫻、在首爾學習打坐、走到緬甸蒲甘的佛塔上、看曼谷煙霧繚繞的四面佛（實為印度教的大梵天）、到斯里蘭卡的佛牙寺、賞敦煌的壁畫，還是在旅途中發現新加坡的名字由來Singa原是梵文（獅子）、在空中發現印尼航空Garuda的名字是印度教毗濕奴的坐騎金翅鳥，當然少不了我們漢語中的佛教用語，例如現在、刹那，從小都讀的《紅樓夢》《西遊記》，千山萬水、魂牽夢縈、揮之不去、如影隨行，籠罩着亞洲每個國家的若即若離的那一股咖喱味道，每次將我的思緒扯向亞洲諸國的那條根。望向亞洲的西方，不是百年西化全世界那個西方歐洲，那時期的歐洲還自處在黑暗愚昧的中世紀。那個西方是達伽馬航海大發現之前二千年以來，默不作聲、兵不血刃，就完全征服了人類心靈世界的天空。

半個世紀以來，我一

直向上追溯，多次走訪位於尼泊爾的佛祖出生地藍毗尼，佛祖悟道的印度菩提加耶，還有佛祖八大聖地，阿富汗的巴米揚大佛，大多是頹門敗瓦，一片狼藉。

直到今年再去白沙瓦，我終於看到了轉機。這裏應該是歷史上那麼多伊斯蘭政權之中，對佛教最為寬容，以及積極採取保育政策的穆斯林國家了，這裏就是巴基斯坦，這裏就是佛像的發源地：健陀羅文明的中心白沙瓦。

第一站我選擇了白沙瓦博物館。這座1907年的維多利亞建築，擁有全世界最多的健陀羅收藏品，多達40,000件，遠超全世界各國博物館的總和。館長Mr. Saqib Raza是健陀羅學的PHD，他向我介紹中國的援建項目：健陀羅守護人。近年中國學者致力保護絲綢之路上中國佛像藝術的源流，透過人道主義扶持、教育培訓和文化遺產知識傳播，鼓勵當地人參與遺產保護，並推動健陀羅藝術的傳承與研究。

今天有很多小學生來白沙瓦博物館，全部身上都穿上醒目漢字「健陀羅守護人」的紫色背心，熱情同我合影。我問他們，知不知道背心上那個背着「經笈」的可愛和尚公仔是誰？小朋友一齊大聲叫「Tang Seng」（唐僧），千年的文化交流與征戰，今天得以見和平重臨，令我十分感動！



●筆者樂見巴基斯坦的健陀羅守護少年們。作者供圖

《一笑隨歌》



叢仁

《一笑隨歌》這個充滿詩意的劇名，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整部劇集的精神內核。劇名源自劇中關鍵線索——「笑歌行」，既指代主角們以樂觀態度面對亂世浮沉的處世哲學，也暗合他們在刀光劍影中依然保持的文人風骨。這個獨特的命名方式，與劇集另一個別稱《綾心記》形成巧妙呼應，共同構建出一個既有江湖豪情又不失風雅韻味的藝術世界。

李沁飾演的神射手形象與劇名形成有趣對話，她將角色從冷峻殺手到學會「一笑」面對命運轉變的過程，演繹得層次分明。特別是在詮釋「隨歌」的意境時，李沁通過細微的表情變化，展現出角色逐漸找回內心柔軟的過程。無論是撫琴時的專注，或是聽曲時不經意流露的溫柔，都讓觀眾真切感受到角色內在的轉變。

陳哲遠則通過精湛演技，將《一笑隨歌》的哲學內涵具象化。他飾演的大皇子表面冷酷，實則內心懷有對美好事物的嚮往。陳哲遠在處理角色從壓抑到釋放的情緒轉折時極具說服力，那些難得的微笑瞬間、聽曲時微揚的嘴角，都成為解讀角色內心世界的重要線索。這種克制而富有深度的表演，與劇名傳達的意境相得益彰。

劇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主角二人在月下對飲聽曲的場景，恰好呼應了《一笑隨歌》的題旨。李沁的淺笑與陳哲遠難得的鬆弛神態，在簫聲伴奏下構成充滿詩意的畫面，將亂世中片刻安寧的可貴展現得淋漓盡致。這樣的藝術處理，既升華了劇名的內涵，也為武俠劇注入了難得的文人氣息。相比其它同期古裝劇，《一笑隨歌》這個充滿文化底蘊的劇名本身就已別具一格。它不像《慶餘年》般直抒胸臆，也不同《長相思》的兒女情長，而是以更含蓄雅致的方式，暗示了主角們在江湖紛爭中尋求超脫的精神追求。這種獨特的文化氣質，恰好滿足了香港觀眾對兼具娛樂性與藝術性的劇集的需求。

《一笑隨歌》劇名所承載的文化內涵，在香港觀眾中引發了獨特共鳴，其蘊含的「以樂觀面對逆境」的處世智慧，與香港人歷來秉持的「獅子山精神」頗有異曲同工之妙。這或許正是該劇能在香港獲得廣泛共情的重要原因——它不僅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，更傳遞了一種跨越文化背景的生活態度。

隨着劇情的推進，《一笑隨歌》這個劇名被賦予了愈發豐富的內涵。它既是亂世中人性光輝的寫照，也是藝術超越現實困境的隱喻。



●《一笑隨歌》劇照。作者供圖